

民國以降，白話文逐漸取代言文，詞這一特殊的古文學形式更遭冷遇。眾多名士、詞人出於對舊文學，尤其對詞的深厚感情和興趣，也出於不欲使詞學因時代變遷而湮滅，努力不懈，繼續沿襲前人結社的形式，定日期、定詞牌、定內容進行社課，相與酬唱。

在林碧城的舊篋藏書中就看到刊印於抗日戰爭前的《滬社詞鈔》和《如社詞鈔》。《滬社詞鈔》刊印於「癸酉仲秋之月」（即一九三三年），內有社課詞作二十集。滬社社長是朱彊村（孝臧，滬尹），該社成立於朱彊村去世前一年，即一九三〇年。當時朱彊村已經七十四歲，但他不遺餘力，邀集各地著名詞人及名士結社。滬社成員包括葉恭綽、趙尊嶽、龍榆生、冒廣生、夏敬觀、吳湖帆等二十九人。朱彊村以身作則，從第一期到第九期社課，每期必有詞作，甚至不止一首。他在一九三一年秋第九期社課〈風入松·病起戲述〉的詞作中寫出了「天厭苦吟人」的詞句，¹似乎已預感到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但仍抱病奮筆。這年十一月他便辭世。在去世前他還叮囑要為他立「彊村詞人之墓」的墓碑。²

1 《滬社詞鈔》，癸酉（1933年），頁56。

2 朱孝臧：〈鷓鴣天·簡蘇堪，時將營壽藏，丐其書碑，碑曰「彊村詞人之墓」〉，參見《彊村語業》，卷三，《彊村叢書·彊村遺書》第十冊，1933年，頁9。

這位老人可說為了詞而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此處順便一提，林碧城家裏懸掛一幅朱孝臧手書其詞的扇面：《摸魚子·馬鞍山訪龍洲道人墓》。這是送給詩人、畫家潘飛聲（字蘭史，廣東番禺人，1858-1934）。詞句表達了古今「書生」、「儒冠」身世蕭瑟、困頓惆悵的窘境。全文如下。

摸魚子 馬鞍山訪龍洲道人墓，山在崑山城北隅

占城陰、頽雲一角，有人持恨終古。書生滿眼神州淚，淒斷海東煙霧。墳上土，怕有酒能澆，踏遍橋南路。英遊遲汝。向笙鶴遙空，不逢騫廣，心事更誰訴。

天難問，身世儒冠誤否。憑渠筆力牛弩。銅琶無分《中興樂》，消受此生棲旅。憑弔處，剩破帽疲驢，悵望千秋去。啼鴉最苦。要無主青山，有靈詞客，來聽斷腸語。

「行到橋南無酒賣，老天猶困英雄。」龍洲斷句也。蘇紹叟憶劉改之詞：「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盡風度。」

舊作寫就 蘭史先生拍正 孝臧

滬社之後，另有詞社如社。《如社詞鈔》刊印於民國二十五年，即一九三六年。內有社課詞作十二集。該社糾集各地名士、詞人二十四位，廖恩燾為發起人之一。當時還有其他詞社。抗日

戰爭爆發後，跨地的詞社便不易為繼了。³

抗戰結束不久，國共內戰烽煙又起，戰火從北逐漸向南蔓延。地處祖國南端的廣州，時局得以暫時穩定。粵詞曾在清末民初獨樹一幟、享譽中華。這時粵省詞人雲集廣州，賦詞酬唱之習盛行。粵港詞壇極有影響力的黎國廉與曾經加入過滬社、暫時南歸故里以避戰禍的名士葉恭綽欲振興嶺南詞風，商議結詞社。葉恭綽（1881-1968）在一九四八年致劉伯端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詞至今日，已無新境可闢。但思想襟抱，及一切事物，亦盡有驅遣發揮餘地，患人有不肯致力耳。愚心餘力拙，殆止於是，彌天大劫，已逼目前，此等小技，並自怡亦不易也。」⁴ 他對詞的前景的憂慮和力挽詞之瀕沒的想法頗能代表當時一些詞人的心境，也與朱彊村等前賢的遺願一脈相承。因為眾議不一，沒有正式成立起一個冠以社名的詞社，但社課仍按計劃進行多期，居港詞人也積極參與，其中就有後來在香港發起組織堅社的劉景堂，以及最早參加堅社的張叔儔、張紉詩。

一九四九年（己丑）春，八十五歲的廖恩燾因避戰禍，由上海來到香港。當廖恩燾南下至香港時，國共內戰正酣，局勢混亂，唯有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安定。他的詞〈虞美人·抵香港舟

3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參見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晚晴遺民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吳白甸：〈金陵詞壇盛會：記南京如社詞社始末〉，載南京市秦淮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秦淮夜談》第6輯（南京：《秦淮夜談》編輯室，1991年），頁1-9。

4 引自黃坤堯：《劉伯端滄海樓集·前言》，參見劉景堂著，黃坤堯編纂：《劉伯端滄海樓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50。

中感作〉表達了他此刻的矛盾心理：「未應銜恨割珠厓。不割珠厓、無此好樓臺。（原注：國內兵刃相尋，萑苻徧地，留此一隅乾淨土，為吾民將息。臥榻旁遂不得不容人酣睡，抑亦可哀也夫。）」⁵「珠厓」指香港。因為香港的特殊地位，不少人士來此落腳，謀劃將來。

廖恩燾是著名革命家廖恩煦（字仲愷，以字行，1877-1925）的胞兄，九歲赴美求學，十七歲回到廣州，在學館潛心研治國學多年。清光緒十三年便步入外交界，先後在清廷、民國政府任領事、代辦、公使達四十多年之久。豐富的人生閱歷，使他對時局有審時度勢的目光。他五十歲開始填詞，詞著甚豐。⁶ 一九三三年退休回國居滬，曾與朱彊村等人交往。朱彊村對廖恩燾詞如此評價：「胎息夢窗，潛氣內轉，於順逆伸縮處求索消息，故非貌似七寶樓臺者所可同年而語。至其驚采奇豔，則又得於尋常聽睹之外，江山文藻，助其縱橫，幾為倚聲家別開世界矣！」⁷ 廖恩燾曾組織與參加上文所提及的如社詞社。他來香港後，因時局的發展，他對詞的命運深感憂慮，在《影樹亭詞》序中，喟然慨歎：

5 廖恩燾：《半舫齋詞集之四：捫蝨談室集外詞》（香港：蔚興印刷廠，1949年），頁5。

6 有關廖恩燾生平與詞作成就，可以參考夏曉虹：〈近代外交官廖恩燾詩歌考論〉，載《中國文化》第23期（2006），頁96-109。劉紹唐主編、關國煊稿：〈民國人物小傳：廖恩燾〉，載《傳記文學》，第354（1991）期，頁132-134。王韶生：〈紀香港兩大詞人〉，載王韶生：《懷冰室文學論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頁299-303。

7 此為朱彊村於廖恩燾《懺齋詞》卷首之題詞。見廖恩燾：《懺齋詞》，出版地點、年份未註明，應是一九三〇年代初。封面由陳洵題詞。

嗟乎！世變日亟，吾國數千年文獻，岌岌乎繫諸千鈞一髮。詞學小道，轉瞬間其不隨椎輪大輅以淘汰者，幾希矣。然則茲編之印，聊以表吾二人海內比鄰之意，願可緩乎哉！⁸

廖恩燾呼籲同仁共同努力，延緩詞之被淘汰。他很像朱彊村當年那樣，在生命最後的幾年裏，以非凡的精力，在到達香港一年之後，便與劉景堂（伯端）共同倡議建立堅社詞社。他言傳身教、奮力筆耕、諄諄善誘，栽培鼓勵後進和晚輩，為詞社樹立良好的風氣，在香港詞壇留下一筆重彩。他為詞的存亡所付出的精力和所起的作用，堪比當年的朱彊村。

葉恭綽在國共內戰結束共黨掌政後返回北方，與關庚麟邀集多位名仕、詞人於一九五〇年成立起名為「咫社」的詞社。又致函邀請廖恩燾、劉景堂加入該社，南北唱和。林碧城藏書中有一本蠟版刻印於辛卯秋（一九五一年）的《咫社詞鈔》，共兩卷，輯印有十五集社課詞，當中包含五十位作者。從林碧城家中材料以及《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與《滄海樓詞鈔》看來，廖恩燾和劉景堂參加了許多社課。廖恩燾參加如下社課：

第五集〈虞美人·本意〉（未錄於《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8 廖恩燾：〈影樹亭與滄海樓合印詞稿序〉，廖恩燾、劉景堂著：《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香港：缺出版社，1952年），頁1。

第七集〈不限調·題稊園主人梅花香裡兩詩人圖卷〉（未錄於《咫社詞鈔》，見《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八集（一）〈不限調·題罔極庵圖〉（未錄於《咫社詞鈔》，見《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八集（二）〈不限調·題遐庵自畫竹石長卷〉（未錄於《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九集〈紫玉簫·詠頤和園紫玉蘭〉（未錄於《咫社詞鈔》，見《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十集〈惜餘春慢·送春〉；

第十一集〈定風波·摩訶池〉（未錄於《咫社詞鈔》，見《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十二集〈不限調·題夏閏枝先生「刻燭零牋」冊子〉；

第十三集〈賀新涼·殘暑〉（未錄於《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十五集〈玉京秋·暮秋郊望〉（未錄於《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第十七集〈玉蝴蝶〉（見《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劉景堂參加了第七集、八集（之二）、十集、十一集、十二集、十五集、十七集，大部分詞都收入了《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與《滄海樓詞鈔》，但有些未注明為咫社社課。

廖恩燾抵港後，經黎國廉（六禾）介紹，認識了當時年過六十的劉景堂。劉景堂「少喜倚聲」（《心影詞序》）。因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戰亂，輾轉於廣東、廣西、香港、澳門等地。抗戰勝利後定居香港，在港任職於華民署，退休後專注

填詞。他是嶺南，尤其是香港極負盛名的詞人，其詞作、詞論造詣高超，其第一部詞著《心影詞》為他三十歲左右之作品。書序自稱得益於黎國廉的指導。公眾對劉詞的評價極高，認為他是首屈一指的香港詞人。陳融、章士釗在劉伯端的《滄海樓詞續鈔》題詞中不約而同地推崇劉不僅可與陳洵、黎國廉相比肩，而且能角逐中原詞壇。陳融〈題滄海樓詞〉三首詩之一云：

海綃颯麗失朝霞，玉紫荒涼已暮鴉。
幸有一丸滄海月，百年先後總三家。⁹

詞中表示：「海綃」（陳洵）和「玉紫」（黎國廉）已經不在了，那麼「滄海」（劉景堂）便應當抗起粵詞傳承的旗幟。劉景堂在他的詞〈攤破浣溪沙·懺庵贈詞賦答〉中寫道：

儒雅風流領表師。識君應恨十年遲。若許中原試身手，共擎旗。
玉紫飄殘人已遠，海綃織罷淚空垂。點檢笙歌明月夜，幾人知。

劉景堂表達他對廖恩燾的佩服，與其相逢恨晚的同感。他認為粵詞在陳洵（《海綃詞》）、黎國廉（《玉紫樓詞鈔》）之後，

9 陳融題詞墨跡見鄒穎文編：《番禺林碧城先生藏故舊翰墨選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46。

應推廖恩燾，同時也考慮自己（劉景堂的《滄海樓詞續鈔》又稱《笙歌清夢詞卷》）。他願意在詞壇上與廖恩燾共擎旗、與中原詞手爭雄。

一九五〇年春，黎國廉去世。廖恩燾、劉景堂計議成立詞社。一個新的詞社終於在一九五〇（庚寅）年冬在香港成立，定期舉行社課。社集地點是在位於香港島半山區的廖恩燾的住所「影樹亭」。詞社最初的核心成員是廖、劉二老，加上張叔儔、羅慷烈、王韶生、張紉詩。

林汝珩，號碧城，廣東番禺人，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一九二〇年代末與一九三〇年代初，他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國際關係與法律。歸國後，其才幹為汪精衛所賞識，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作參事。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林碧城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兼廣東大學校長。他聘用陳洵、曾希穎、熊潤桐等人任職廣東大學。¹⁰ 陳洵（述叔，海綃，1871-1942）是民國期間聲震華夏的詞人，朱彊村將他和況周頤（1859-1926）譽為「並世雙雄無以抗手」。¹¹ 曾希穎、熊潤桐乃嶺南詩壇之「南園後五

10 廣東大學校址最初在廣州光孝寺（又稱柯林），一九四二年搬入嶺南大學校園。

11 朱祖謀（朱孝臧，朱彊村）做〈望江南〉詞兩首，盛讚陳洵（述叔）、況周頤（夔笙）。詞序云：「新會陳述叔，臨桂況夔笙，並世兩雄，無與抗手也。」第二首詞云：「雕蟲手，千古亦才難。新拜海南為上將，試要臨桂角中原。來者孰登臺。」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382-387。

子」。¹² 一九四四年後，林碧城隱身於上海、天津等地。在天津賦閒期間，他潛心研究詞學，搜集典籍專著，開始自己填詞，抒發情感。

林碧城於一九四八年（戊子）初從天津抵達香港。他先後與老友曾希穎和湯定華重逢香江。早先在廣東大學期間，湯定華是學生，曾師從陳洵。在香港期間，林、曾、湯之間往來密切，彼此唱和，有「依聲排日」之約。見林碧城詞〈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念奴嬌·客館新涼，依聲排日，約希穎、定華同賦〉。¹³

一九五一年（辛卯）夏，曾希穎加入詞社，應社課題目〈千秋歲·海灣觀浴〉賦詞。堅社成立之初，劉景堂並不認識林碧城與湯定華。曾希穎將他們介紹給劉景堂。劉景堂致曾希穎的一封信寫道：「昨談甚暢。茲如命鈔舊稿呈教。座中湯君為後起之秀，知甚用功，若能再研討兩宋名家，成就自不可限量。又聞貴友林君能詞，請鈔示一二，猶盼。」¹⁴ 湯君是指湯定華，信中表露了劉景堂對晚輩的厚望。林君是林碧城，林碧城將他的舊作呈示廖恩燾和劉伯端。廖、劉二老讀罷林詞大喜，邀請他入社，林碧城欣然答應。

12 有關廣東的「新南園五子」，請參閱陳永正：〈南園詩歌的傳承〉，載黃坤堯主編：《香港舊體文學論集》（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8年），頁253-267。

13 林汝珩著，魯曉鵬編注：《碧城樂府》（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63-65，頁69-71。

14 《番禺林碧城先生藏故舊翰墨選輯》，頁139。

一九五一年冬，林碧城參加堅社社課〈過秦樓·石塘晚眺〉。他向廖恩燾建議詞社取名「堅社」。堅社一語雙關：一方面是指位於香港島半山區的堅尼地道的廖恩燾住宅（社課地點），另一方面是指一個堅固團結的詞社，詞社便如此定名。

一九五二年底，廖懺庵、劉伯端二人將他們近年的詞作合編一冊在香港出版，名為《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廖恩燾在本書的序中透露出他的心跡：

己丑春杪，自淞江南下至香港。季裴為介，始識伯端，相見恨晚。伯端錄近作十余首，並《心影詞續稿》見示，挑燈展卷，一讀一擊節，嘆為海綉翁後粵詞家無第二人。嗣是月必數見，約結社課詞。酬唱既頻，積詞裒然成帙。¹⁵

廖恩燾表達了他對劉景堂的欽佩，認為他是陳洵（海綉翁）之後粵詞第一人。廖恩燾的序寫於「辛卯立秋後十五日」。辛卯立秋日是農曆辛卯年七月初六，陽曆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立秋後十五日則是陽曆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整整三個月之後，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廖恩燾致信林碧城，暢談詞社之事。通過這封信，我們得知堅社成立的初衷和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在某些方面，廖恩燾的序和這封信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廖信

15 廖恩燾：〈影樹亭與滄海樓合印詞稿序〉，廖恩燾、劉景堂著：《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頁1。